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剧照。



《欢乐喜剧人》第一季剧照。

给节目带来了更多的流量助力与看点。

从结果来看,《一年一度》的讨论度是非常高的,不仅有弹幕,在豆瓣和知乎上也有各种各样长篇的评论。

朱康表示,当社会节奏越来越快,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时,很多人通过对喜剧的观看给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一种平衡感,借此反思日常生活的境遇,缓冲日常生活的焦虑。现在,人们对喜剧的需求已经不光是要寻找那种直接的语言或表演上的快感。

“网络上的观众,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接受喜剧的信息了,他们会把这些作品当作一个文本来阅读,会关注剧本与表演的关系,人物与舞台的关系,再通过弹幕或发文来评价与参与,这跟以往是不一样的。”朱康进一步表示,“网络时代,综艺节目可以反复回看,每一个观众都变成了真正的批评家,他们同编剧与演员一样,是这些节目的意义生产者之一。”

朱康本人也不例外,“喜剧大赛里的好多节目,我都是看了十几遍的,每一遍给自己不同的任务,看完了台词可以看情节,

看完了情节可以看表演,甚至看完了表演还可以看看舞台装置”。

施嘉宁认为,相比于网络综艺“具象化”的受众画像,电视喜剧综艺难在“它是泛人群的”。但他也坦言,好的节目并不分网综和台综,从《欢乐喜剧人》到《一年一度》,其实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两者根源上是很相似的,都是在认真做内容,“只要是好的节目都会受到欢迎和认可。而不论是怎样的喜剧形式,喜剧一定要贴近当下的生活”。

因此,观众在《一年一度》里看到焦虑无处不在。喜剧演员大锁把节目排练期间一间间凌晨灯火通明、气氛压抑的会议室叫做“快乐监狱”;他还在凌晨2点站在团队的“爱马室”(十三代宗师会议室名称)门口苦笑,并溜达到“Piu Qiu Pia Qia”会议室门口说:“据说他们现在连初稿都没有出来,空气估计都能杀人。”

这折射出喜剧行业的一个显著“弱点”,即喜剧作品的不可重复性,需要创作者源源不断的、大量的、与时俱进的创意。基于此,为了产出优秀的喜剧作品,“一年一度”或许正合适。

观众在《一年一度》里看到焦虑无处不在。喜剧演员大锁把节目排练期间一间间凌晨灯火通明、气氛压抑的会议室叫做“快乐监狱”。